

彭德懷的悲劇

(本文插圖刊第四頁)

● 汪 威

放牛童工投軍報國

彭德懷原名彭得華，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一個貧苦農民家裡。家中有茅屋幾間，荒山土地八、九畝。他父親名叫彭祥順患有氣喘病，多虧母親的賢慧勤勞，才能勉強維持全家的生活。八歲時母親病故，拋下四個孩子：得華、金華、榮華還有一個襁褓中的嬰兒。彭得華從此就失學了，他父親的病更重了，家中生計斷絕，僅靠典當度日。小弟弟不幸餓死。得華從十二歲起給人家放過牛，作過煤窯的童工。十五歲時，遇上湘潭地方的大旱災荒，他參加了當地農民暴動，官府派人來抓他，他逃到洞庭湖濱作築堤工。沉重的勞動不僅沒有累壞他的身體，反而使他的身軀更加強壯。

一九一六年三月中旬，得華十七歲，爲了擺脫貧困處境，他憤而投軍，在湖南陸軍二師三旅六團一營一連當二等兵。這時，湖南一方面處於軍閥混戰之中，一方面又受著辛亥革命後新思潮的衝擊。湘軍中有批從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的年輕見習軍官，鼓吹富國強兵、實業救國，使得華大

開眼界。他在軍中任勞任怨，在戰場上勇敢矯健，既練武又習文，各項成績無不優異，深得連長周警的賞識，在短短的三年中，從二等兵升任排長。他的薪餉已夠他養家了。此時，他結識了同連的黃公略和李燦，三人都有愛國熱忱，成爲知己。

一九二一年，彭得華被團長袁植任命爲代理連長，駐南縣的注磁口。這時，彭得華和連隊志同道合的人組織秘密的救貧會。救貧會的第一個重大行動是秘密「處決」了當地一個勾結官僚的惡霸地主。得華因而被軍隊逮捕，但他半路逃掉了。

他逃到湘潭的老班長郭德雲家，約集救貧會的成員李燦、黃公略、郭德雲和張榮生一起密議，爲救貧會制定章程，定出四條宗旨：減財主，均田地；滅洋人，廢除不平等條約；發展實業，救濟貧民；實行士兵自治，反對答責，反對剋扣軍餉。

剽悍剛烈勇敢善戰

一九二二年八月彭得華改名德懷，他和黃乙

略一起考入湖南陸軍軍官講武堂。一九二三年八月畢業後，仍回二師三旅六團一營一連任排長，不久升任副連長。由於他屢建戰功，一九二六年升任連長。

當北伐軍入湘時，彭德懷所在部隊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軍，他升任營長。奉命率營參加北伐。

彭德懷參加北伐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轉折，他得到一師政治部秘書長段德昌的賞識，段是共產黨員，經常借他一些有關共產思想的書籍，從此，他就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。他在一營中，積極進行活動，以秘密的救貧會爲核心，公開組織了士兵委員會。他教育士兵要愛護勞苦大眾，規定每天吃飯前呼喊：「我們吃的是農友的飯，穿的是工人的衣，我們要爲工人農友服務」的口號。同時，他還積極支持駐地農民協會的活動。

一九二七年，湖南陸軍第一師改編爲獨立第五師。彭德懷爲該師一團一營營長。他的驍勇善戰在湘軍中出了名。他嚴肅簡樸的生活，剽悍剛烈的氣質，嫉惡如仇和火爆般的性格也出了名。湖南軍閥何健對他產生懷疑，但他的老長官而今

任獨立五師師長周磐對他深信不疑。年底，彭德懷被任命為獨立五師第一團長。

加入共黨萬里長征

一九二八年四月，彭德懷成爲一名中共的正式黨員。同年七月，領導了平江起義，成立了紅軍第五軍，開闢了湘鄂贛根據地。十一月率紅五軍到井冈山，參加了反圍剿作戰和二萬五千里長征。

彭德懷歷任中國工農紅軍師長、軍長和三軍總指揮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及陝甘支隊司令員，紅軍前敵總指揮。抗日戰爭時期，擔任八路軍副總司令，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。

內戰時期，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。中共建國後，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、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、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、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、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、國防委員會副主席、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。

在他擔任中共國防部長期間，對中共軍隊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，他力圖擺脫共軍一貫的游擊作風，有步驟地實行義務兵役制，建立軍銜制，廢除供給制建立軍官的薪金制和頒發勳章獎章制度。他這些先進的現代化建軍思想，成爲他後來受批判的罪名。

抗美援朝失落太子

彭德懷從中共建軍起，到武裝奪取政權爲止，他爲中共建立了不朽的功勳。在韓戰中，他挽

救了金日成政權的覆滅，與美軍打個平手而結束。應該說，沒有彭德懷，就沒有中共的成功。但是，就是這樣一個功勳蓋世的人物，因爲他得罪了毛澤東，竟落到一個慘死的境地。

他與毛澤東的積怨起於中共所謂「抗美援朝」，毛澤東本來十分信任彭德懷，毛澤東幾次生死關頭，都是彭德懷救了他。毛澤東也作詩讚譽他：

「山高路遠坑深，敵軍縱橫馳騁，誰敢橫刀立馬，唯我彭大將軍！」

毛澤東爲了沽名釣譽，他在抗美援朝初期，讓他的長子毛岸英隨彭德懷赴朝作戰，因係太子，官拜師政委，卻在一次戰鬥中被美國飛機扔下的炸彈炸死，因毛認爲彭沒有保護好他的太子，事發之後彭德懷又未及時報告。毛澤東把喪子之痛，加恨在彭德懷身上。

講真話得罪毛澤東

彭德懷闖禁宮：一九五一年美軍於朝鮮半島的仁川登陸，截斷了業已進入南朝鮮的志願軍的退路。軍情十萬火急。彭德懷趕回北京搬兵，卻事事要由毛澤東本人批准。而毛澤東呢，又是個晚上工作、娛樂，白天睡覺休息，乾坤顛倒的人。任何人不准干擾他這種生活習慣。一天上午，

彭老總來到中南海豐澤園毛的住處，被衛士攔住，不得進入。彭老總心急火燎地在會客室等待了一個多小時，仍不知「主席」何時可起床。他實在等不及了，一把推開阻攔他的衛士，大步闖入毛的寢宮，卻傻了眼：毛正摟著一個年輕女護士

睡覺……彭德懷只得轉過身子去，讓毛和那美女穿上衣褲。他就是不肯離開。一旦離開，毛澤東會拒絕接見他。天啊！三個軍的幹部戰士被截斷在南朝鮮，美國人快過鴨綠江啦！你卻大白天的抱住小女人睡覺，搞腐化……

彭德懷下令撤銷「中南海歌舞團」。一九五三年，朝鮮戰爭打成平手，談判停戰後，援朝志願軍陸續歸國。其中，由一批漂亮女孩兒組成的「志願軍歌舞團」回到北京後，竟然隸屬於中央服務局，改稱爲「中南海歌舞團」。一班純潔漂亮的姑娘，每晚陪伴毛澤東等人跳舞。有時，跳一支曲子，毛澤東竟要換三個舞伴。其時，劉少奇、朱德、周恩來都家室正常，劉、朱更是兒女纏膝，享天倫之樂。唯毛澤東與江青各居一園，好色如故。歌舞團的女孩子一個個輪番供他玩娛。有的女孩子忍受不了凌辱，偷偷跑到她們的老首長、老司令員彭德懷家裡去哭鼻子。彭德懷了解到這一情況之後，一怒之下，跑到毛的住處去問：

主席，這些孩子都是從朝鮮前線下來的，都是我的部下，你要留作後宮嗎？共產黨也興這個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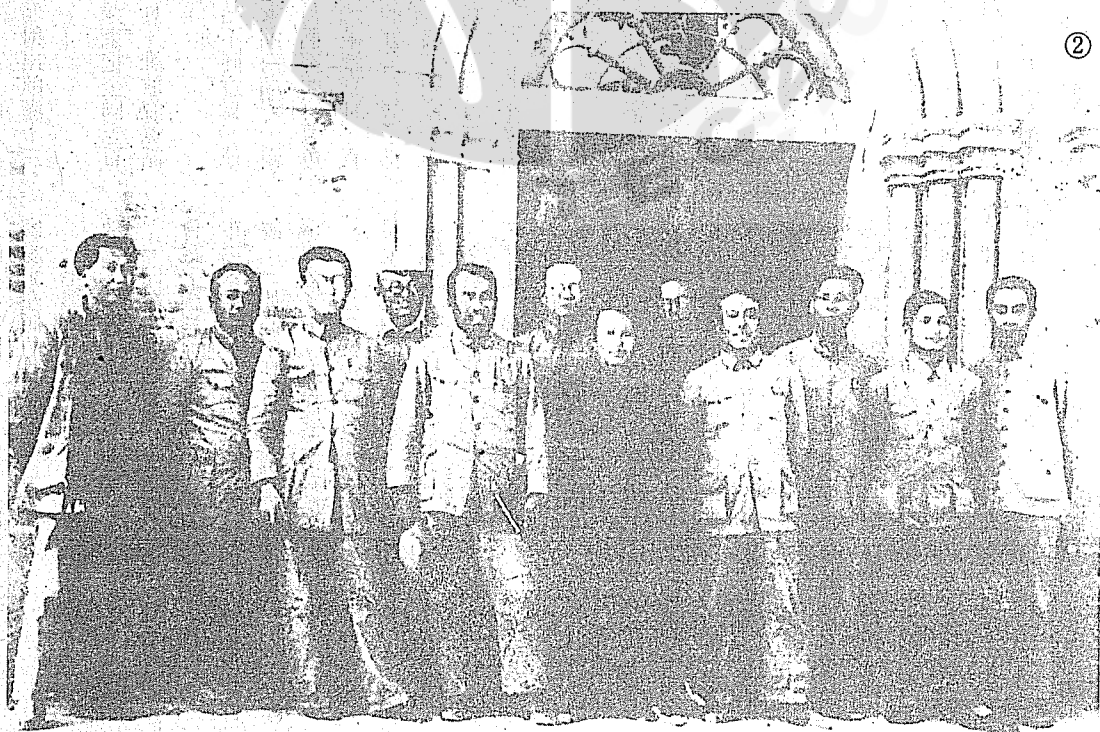
隨後，彭德懷以國防部長的名義，下令撤銷了「中南海歌舞團」，給女戰士另行分配了工作。

另外，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，中共召開的「八大」會議上，由彭德懷提議，在得到劉少奇等人的支持下，把鄧小平在大會上所作的《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》中，有關一九四



①彭德懷（右四）與任弼時（右三）、葉劍英（右十）等人合影。

②左二起：彭德懷、王稼祥、張聞天、朱德、秦邦憲、王明、康生、項英、劉少奇、陳雲、周恩來合影，左為毛澤東。



五年劉少奇在「七大」時加在黨章上的「毛澤東思想」等段落和句子全部刪掉。這更引起鼠肚雞腸毛澤東的極大不滿。

這些事都得罪了毛澤東，他一直等待時機報復。

一九五八年秋冬的大躍進運動，特別是全國上上下下各種各樣的工業高產衛星，農業高產衛星，使得共產黨各級領導幹部中的浮誇風、虛假風、共產風大行其道，如一場不可遏止的瘟疫，遍及神州大地。

對於總路線，大躍進，人民公社，加上公共食堂，大煉鋼鐵，毛澤東一直親臨第一線，四出巡迴，興高采烈地給予倡導，熱情澎湃地發出號令：書記掛帥，全黨動手，全民上陣，大辦農業，大辦鋼鐵，出於一種人們對共產黨的恐懼心理，誰也不敢反對。有人統計了一下，光是一九五八年的下半年，毛批示的各類文件、簡報、調查材料，從養蜂、養牛、養羊、養豬、養雞、養鴨，到植樹造林，興修水利，到交通運輸、幹部下放、教育路線，到「請鋼鐵元帥升帳」的小土群、小洋群等等，竟有上百分之多。他強調反右傾、反保守、破除迷信；鼓動放膽放手，敢想敢幹，用人海戰術，打人民戰爭，躍進躍進再躍進。

毛澤東的批示、號令所到之處，無不雷厲風行，貫徹到底。一時間，凡幹部浮誇虛報，彌天謊話，立功受獎；實事求是講真話者，則受到批判鬥爭，清洗開押。全國上下，各行各業呈現出一種喪失理智的狂熱……直到一九五九年初，《人民日報》和「新華社」，向全世界公佈了湖南

省宜章縣某公社發射成功畝產稻谷七萬斤的農業高產衛星，不久又公佈廣西某地發射出畝產十三萬斤稻谷的特大衛星。

所有的成績，全是假的。毛澤東把全國老百姓都變成沒有頭腦會說假話的工具。誰敢說真話，就有被殺、被鬥、被關的危險。

這時，只有彭德懷有膽量提出不同意見。他於一九五八年秋冬之間回了趟老家湖南湘潭，視察了人民公社公共食堂，發現社員們都面有菜色，卻不敢怒，也不敢言。土法煉鋼破壞森林，青壯年男勞力都去煉鋼煮鐵，現成的紅薯、穀子都爛在田地裡。彭德懷走一路，罵一路，敗家子！敗家子！他個大老粗憂心如焚，寫下了一首詩：
殺撤地，著葉枯，青壯煉鐵去，收禾童與姑，
來年日子怎麼過？我為農民鼓與呼！

在舉國上下一派大躍進三面紅旗的狂熱頌歌聲中，彭德懷一直沒有機會講話。他幾次想找毛澤東主席談談，但毛澤東那樣自信，好大喜功，怎能聽得進不同意見？況且就連自己分管的軍隊工作，毛澤東也把個長期養病的林彪提拔成黨中央副主席，凌駕在自己頭上。毛澤東對他，是越來越疏遠了。

但是，他為了黨和國家，還是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，為了照顧到毛澤東的面子，他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偉大意義。然後他重點提列：「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，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關係。」「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，吹遍各

地區和各部門。」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，使我們容易犯左傾的錯誤。」

毛澤東看完這封信，認為報復的機會已到，他為了爭取主動，於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批示：「印發各同志參考」。七月二十三日毛在廬山會議上激烈地批判了彭德懷的「比例失調」、「市場緊張」、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」等，最後他說：「他們不是右派，可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。」這無疑置彭德懷於死地。

八月二日正式召開黨的八屆八中全會，在暴君毛澤東的一手導演下，把彭德懷和其他幾位如張聞天、黃克誠、周小舟等人定為「反黨集團」。終於一半滿足了毛澤東的報復心理，但還未完全滿足，他還要他死於非命。

掛甲歸田形同軟禁

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，彭德懷遷居北京西郊掛甲屯的吳家花園。他在這裡種地和養魚，他試驗高產的可能性，據他估算，就目前的生產水平來講，產量再高，每畝也不會超過二千斤，更別說十萬斤和十三萬斤了。

「反右傾」之後，很少有人敢到吳家花園的高牆內來，但仍然有很多人關心他的命運。幾次發現有人在院門外放上大米、魚等，不留姓名。有的人則多方打聽他的消息，或借著工作關係來看他。凡是對他稍加關心的人，以後在「文化大革命」中都受到追究。

表面上，他的生活是平靜的，他常常自嘲，「無官一身輕」。陳毅安烈士的妻子李志強來看



①左二起：彭德懷、郭沫若、葉劍英，左為周恩來。

②一九三七年共軍高幹在三原與西北軍將領及地方人士合影

，前排左起：任弼時、彭德懷、趙壽山，後排左起楊尚昆、陸定一、楊發震、馬文彥、馮一航、常漢三、姚警塵。



②

他，他從庭前枝頭摘下一顆大桃送給她，對她笑吟：「半生戎馬無暇日，老來偷閑學種桃。」

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，不僅錯誤地批判了彭德懷，還對他的歷史進行錯誤的「清算」。遷居吳家花園後，彭德懷一面學習、勞動，一面開始回顧自己一生的經歷。他伏案書寫，針對蒙受的冤屈，敘述他出生以來的遭遇，尋求革命歷程，經歷過的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。他總結教訓，對自己的缺點錯誤作了嚴格的檢討，對強加於他的罪名，不公正的指責，也澄清事實，據理申辯。但他始終未醒悟的是，他所服務的是集古今中外大成的暴君，在他面前根本沒有是非曲直可言，他不辯也許還能保全性命，愈辯愈無好下場。

一九六二年，劉少奇等人有感於大躍進、人民公社造成全國災難性的後果，人民怨聲載道，不得不採取一些相應措施，以降低人們的不滿，遂於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擴大會議，到會者七千多人（又稱七千人大會）。會議提出了旨在糾正大躍進錯誤政策措施，提出為「反右傾」中受批判的人平反。但對彭德懷的問題則說，彭德懷意見書中說的「不少事實是存在的」，然而對他不能平反，因為他和別人不一樣，他「裡通外國」。

一九六五年毛澤東雖然安排他但任三線建設副總指揮，但這裡面隱藏著對彭德懷更大的殺機。

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彭德懷從北京啟程去成都就任。在這之前，十一月十日，上海《文匯報》發表了姚文元的《評新編歷史劇〈海

瑞罷官〉》。這篇文章指責吳晗是給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彭德懷翻案，一場更嚴重的災難又將降到彭德懷頭上。

一再昧於暴君性格

一九六六年十二月，北京地質學院「東方紅」組織的頭頭王大賓、北京航空學院「紅旗」組織的頭頭劉國星，帶領一伙人去成都，將彭德懷揪到北京。雖稱為群眾團體但卻可將彭德懷關押在中央警衛部隊的一處營房裡，這裡的內幕可想而知，他們是毛支持的。但具有光明磊落胸懷的彭德懷，還是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，報告了他的現狀，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已成「文化大革命」的要犯，他對毛澤東暴君本性至死也未看清楚。

紅衛兵對他的無理質問、辱罵和拳打腳踢，哨兵的嚴密監視和厲聲呵斥，日夜不絕。

拳打腳踢半身癱瘓

一九六七年七月，一連串駭人聽聞的暴行開始了。在毛澤東默許下戚本禹指使北京航空學院「紅旗」頭頭韓愛晶：「鬥一鬥彭德懷。」七月十九日在北航的一間教室裡「提審」彭德懷。

造反派按「專案組」提供的材料審問他，要他承認「一貫反對毛主席」。他據理駁斥，拒絕「畫押」，暴徒一擁而上，韓愛晶首先出手，拳頭猛擊他的胸口，用腳狠踢腰部。在一頓毒打中，一代元戎昏迷倒地。他的傷勢慘重，遍體青紫，兩根肋骨被打折，一根錯位，肺部受傷。

七月二十六日，已近古稀之年的彭德懷，身帶重傷，被一些部隊和高等院校幹流「揪鬥」、「游街」，在千百萬公眾面前受凌辱、摧殘。在會場上，在街頭，造反派龔牙咧嘴，對彭德懷狂呼怪叫，使勁扭臂按頭，坐「噴氣式」，拳腳交加。

八月十日晚，彭德懷被北京師範大學「造反派」組織「井岡山」揪鬥。

大會揪鬥，持續進行到一九六七年末。此後直到一九七三年春，他是被囚禁的「一號案犯」。專案組對他進行突擊提審，「車輪戰」，企圖逼取口供，羅織罪名。他的精神遭受了莫大的痛苦。嚴酷的事實使彭德懷意識到審問背後的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他不顧災難的後果，在被「審」時嚴正駁斥，他冤忿沖天，對專案人員捶桌怒吼：「你們把我槍斃了吧！我什麼都不怕！」「我就是頑固，頑固到底！」

「莫須有」的罪名，遇到了「案犯」的強烈反抗。江青對此「指示」，要各「案犯」寫歷史交代，從中找問題，給審問提供口實。於是，每天發給紙筆，限令他寫個人歷史，交代「罪行」。

繼八萬言意見書之後，彭德懷再一次仔細回顧平生，將一世波瀾，多年積冤，盡情傾注於筆下。從童年的苦難到青年的追求，從平江的怒潮到蘇區的戰鬥，從長征奇跡到抗日烽火，從大西北的戰爭到抗美援朝的勝利。過去經歷像一幕幕的長劇在眼前重演。有很長一段時間，他似乎回到戰爭年代，忘記自己身繫囹圄。他時時自言

自語，有時高興、激憤，有時又橫眉冷笑。

彭德懷在這些「交代材料」中，關於他對一生所做的生動、忠實的敘述，他對歷史是非的坦率陳詞，他對那些歪曲真相的「批判」的憤怒駁斥，被做爲他拒不認罪的證據，收藏在「彭德懷專案」的檔案裡。在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爲彭德懷平反昭雪後，人們發現了這些材料，無不驚嘆它的珍貴價值。這些「交代材料」於一九八二年以《彭德懷自述》的書名整理出版，產生了巨大的反響，感動了千百萬讀者。

對彭德懷的審訊進行了近二百次，直到他的健康完全崩潰爲止。

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下午，彭德懷一次便血達八百至一千毫升，檢查結果是直腸癌，已到晚期。實際上，他在一九七〇年就便過血，這次也已便血多日。

他的病情急劇惡化，左半身逐漸癱瘓。侄兒女們去看望時，他悲憤地問：「怎麼辦？我癱了！」「我的案子還沒有清楚呀！」病魔使他半身癱瘓，凌辱和沉冤使他滿腔怒火。他用牙和右手將被單撕成一條條，呼喊抗議：「我是被國民黨特務（這裡指的是江青、康生等人）害死的！」「我沒有裡通外國！」對此，專案組卻記載說他「經常放毒」，「惡毒攻擊」。

死後揚灰葬身無地

一九七四年九月，本來是他的部下葉劍英也不敢去看他。葉只好派人去探視。去的人回來報告說：「他左側肢體已偏癱，左下肢浮腫，小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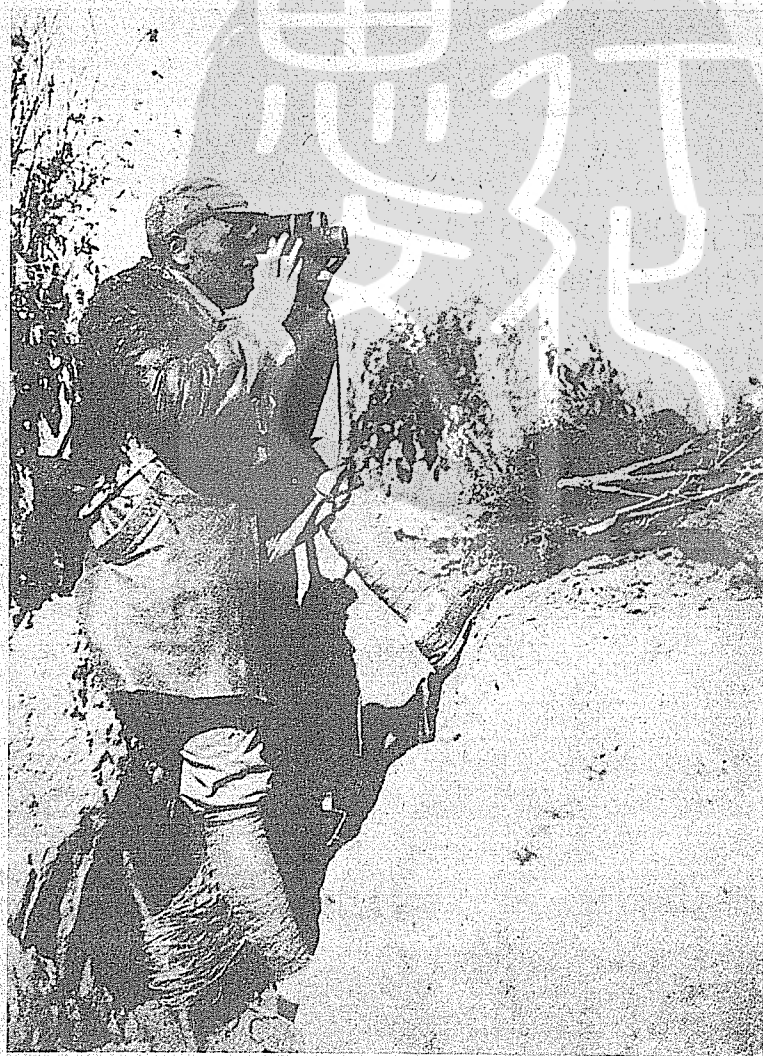
失禁，舌頭髮硬，說話不清。」他留下的最後幾句話是：「我犯有很多錯誤，但我不搞陰謀，在這一點上我是清白的。」「已經審查我八年了，現在還沒有結論。」以上是他向毛澤東的最後申訴。

以後他經常處於昏迷狀態，呼吸困難，不能進食。十一月二十九日十四時五十二分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。名滿中外的彭「大將軍」，就這樣

含冤地離開人間，身旁沒有一個親人。彭德懷逝世後，專案組把他的骨灰秘密送到成都一般公墓，骨灰盒上的姓名是：王川。

爲共產主義理想奮鬥一輩子的彭德懷，他萬萬沒想到他所爲之奮鬥的理想，是完完全全被毛澤東篡奪成爲私有的特權，誰敢反對，必將碰得血流，死無葬身之地！豈不悲哉！

（本文部分資料引自《解放軍將領傳》）



彭德懷親臨前線指揮對日軍作戰。